

现代汉语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来源考 ——“什么”从反诘到列举的语法化

Origin of the Enumeration Expression *shenme A, B...* in Mandarin Chinese:
Grammaticalization of *shenme* from Rhetorical Question to Enumeration Expression

趙 葵欣

Zhao Kuixin

要旨：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事物を尋ねる疑問詞“什么”は列举項目の前に置き、“什么 A、B……”の形で例示性列举を表す。本論文はこの用法を通時的に考察し、以下の結論を提示した：①“什么 A、B……”の列举用法は明代から見られ、清代を経て独立した列举表現へと成熟した。②この列举表現は“什么”が文法化された結果と見られ、文法化経路は内部分離と外部拡張の二つがある。③列举表現にある“什么”の文法化は反語である“什么 X 不 X”の表現から発生し、文法化のメカニズムは再分析である。

关键词：列举表现 疑问词“什么” 语法化 反诘语气

一、“什么 A、B……”的形式和意义

现代汉语询问事物的疑问词“什么”，放在列举项前，形成“什么 A、B……”或“什么 A、什么 B……”格式，可以用来表达示例列举之义。如^①：

(1) 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，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，什么刮骨肉，冻白菜，生豆汁，驴马肉，都来这里找照顾主。（老舍《骆驼祥子》）

(2) 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，什么西苑又来了兵，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，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案，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，他都不大注意。（老舍《骆驼祥子》）

例(1)以“什么”在列举项“刮骨肉，冻白菜，生豆汁，驴马肉”之前，说明前面所言那些“顶贱的东西”有诸如“刮骨肉，冻白菜，生豆汁，驴马肉”之类，但又并不仅仅是这些，仅举几例示之。例(2)在“外面的谣言”之后，用“什么……、什么……、什么……、什么……”四个并列，举例说明了谣言具体有些什么内容，而同时也表明还有类似之传言尚未言尽或无

^① 本文考察明清语料时利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先生的“朱氏语料库”，特此致谢。现代汉语语料考察利用了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 (<http://corpus.zhonghuayuwen.org>) 和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(BCC)，一并致谢。行文中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的语料注明 BCC，其余则为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语料，不再一一标注。

法言尽。

在这种表达式里，列举项后面还可以再出现“呀”、“啦”等助词，表达的列举义基本不变。如：

- (3) 那些什么训练呀，小组会呀，识字教育呀，政治员呀，一切新花样都给他添一种新的忧愁。(姚雪垠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)
- (4) 先是放开喉咙，大声朗读，什么“上九潜龙勿用”呀，什么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呀，……待到先生也得意地读起什么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～～，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啊～～……。”(石一歌《鲁迅传》)
- (5) 所以，不管是什房子呀，子女亲属的户口工作呀，试看、试用、试吃呀，游山玩水呀，与人方便、自己方便呀，每次调资都占个名额呀，等等，只要你是“掌握政策”的人，则怎么解释都既合法，又合理。(张贤亮《男人的风格》)
- (6) 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，什么“世界上有几大洲、几大洋”啦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”啦，“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”啦，“‘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’是什么意思”啦，等等。(张贤亮《肖尔布拉克》)
- (7) 她就大驳我一阵，说死就是一个死字罢了，还有什么好死坏死？而且古来高明的人，死在水里的也很多，什么屈原啦，什么李太白啦，说了许多，我也闹不清楚。(张恨水《金粉世家》)

例(3)、(5)是“什么A呀、B呀、C呀……”；例(4)是“什么A呀、什么B呀……”形式；例(6)是“什么A啦、B啦、C啦……”形式；例(7)则是“什么A啦、什么B啦……”。但是这几种“什么”与“呀”、“啦”共现的形式之间表意并没有什么差别，跟不用助词“呀”、“啦”的例(1)、(2)相比，基本的表义功能也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列举项后用了“呀”、“啦”等助词后口语色彩更强烈。

另外，这种“什么A、B……”表列举的用法，有时还会附加上一种不屑或不满的负面感情色彩。如：

- (8) 我们是些科学家，老弟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，那么你在这儿举国上下能找到多少科学人才，我们那儿就有多少。可是我们不愿意干的事，也没本领干的事，我们却都得干，什么组织啦，管理啦，预算啦，经费筹划啦，等等。我们只想待在实验室里做做实验，动动脑子。(BCC)
- (9) 这人是皖中一个世家子弟，姓杨名杏园。号却很多，什么绿柳词人啦，什么沧海客啦，什么寄厂啦，困庐啦，朝三暮四，日新月异，简直没有一个准号；因此上人家都不称他的号，都叫他一声杨杏园。(张恨水《金粉世家》)

例(8)的“什么组织啦，管理啦，预算啦，经费筹划啦”是说话人“不愿意干的事，也没本领干的事”却不得不干，说话人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。例(9)的说话人对这位世家子弟诸多的“号”——“什么绿柳词人啦，什么沧海客啦，什么寄厂啦，困庐啦”显示出嘲讽的语气，认为其“朝三暮四，日新月异，简直没有一个准号”。这类“什么A、B……”的列举用法都能从前后文清楚地解读出说话人负面的感情色彩，其原因跟“什么”表列举用法的

来源有关,下文再叙。

二、现有研究及相关概念

关于现代汉语中用疑问代词“什么”表列举的用法,学者们在研究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时一般都会注意到。邵敬敏、赵秀凤(1989)主要着眼于疑问代词共时平面的语义问题进行过研究。他们在探讨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时,指出“什么”有一种“例指性用法”,表示列举项之外,还有一些尚未列举的同类项,具有列举未尽的意思。赵葵欣(2020)则主要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考察了现代汉语使用疑问词“什么”表列举的两种形式—前置型“什么 A、B……”与后置型“A、B……什么的”。通过对18种汉语方言(包括吴语、晋语、湘语、赣语、闽南语、胶辽官话、冀鲁官话、中原官话、西南官话、兰银官话)、以及英语、日语、意大利语、芬兰语等15种非汉语语言中这两类列举用法使用情况的调查,指出使用疑问词表列举的用法在汉语中广泛存在,疑问词可以置于列举项前后、可以不用其它词汇手段是汉语疑问词表列举用法较为突出的特点。

至于用“什么”表列举究竟如何而来,现有研究还不多。吕叔湘(1985:165-166)、太田辰夫(2003:317-318)解释过“什么的”的来源,认为这种用法是由“什么”加上表示“连类而及”、“等类”的助词“的”构成的,但没有提及“什么 A、B…”表列举的来源问题^①。鹿钦侯(2005)、卢惠惠(2012)从历时角度探讨过疑问词“什么”的语义发展问题。鹿钦侯(2005)研究了“什么”的诸多非疑问用法的发生及发展状况,其中涉及到列举,并认为列举用法来自于“什么”的否定用法。但是该文对“什么”非疑问用法的分类尚需商榷,比如文章将“否定”和“反诘”分为两类,对于否定用法定义为“是说话人对语境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议题、事件表示否定”,但对于“反诘”却没有明确定义。而吕叔湘(1982:291)早就指出,“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”;郭继懋(1997)也认为,反诘就是一种语用上的否定。因此笔者认为鹿钦侯(2005)对“什么”非疑问用法的语义类型划分太过细碎,这也直接影响了该文对“什么”列举义来源的探讨。卢惠惠(2012)集中讨论了“什么”前置、后置于列举项时表列举的来源。认为“什么 A、B……”的演变动因来自语形变化、“什么”语义的虚化以及将一连串列举项组构成一个整体的语用之需。但是这些对于原因的解釋比较空泛,比如关于“将一连串列举项组构成一个整体的语用之需”这一点,论文在论述时只有一个用例,而且这个用例还是现代汉语的(新华社新闻稿),这对于解释“什么”列举用法的来源并没有什么说服力,因为“什么 A、B……”的列举用法在明清就出现了。此外,该文对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义演变过程的探讨也还缺乏语料数据的支持。

由此可见,关于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的来源问题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。本文将集中以近代汉语语料为考察对象,通过对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出现前后的历时语料的定量考察,详细描述“什么”列举义发生、发展的具体过程,并尝试构拟其语法化路径。

^① 吕叔湘(1985:171-172)将“什么 A、B…”这类用法归在“什么”虚指用法里,认为这个“什么”有“闹不清楚”的意思。但也同时指出这个“什么”相当于“诸如、凡事”或“等等”。不过对其来源没有涉及。

语法化问题是近年国际、国内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,由此也带来概念及使用都比较混乱的问题。因此在进入具体考察之前,本文首先对将要使用的一些概念—语法化、临界语境和重新分析做如下说明:语法化(Grammaticalization)采用沈家煊(1994),指实在语义转化为非实在语义,实词转化为表语法功能的成分的过程或现象。临界语境(critical context)是由Diewald(2002)提出来的,本文采用Diewald(2002)的定义,指一种高度歧义结构,通过句法复杂性提供多种解释选项,其中包括语法化的新意义^①。重新分析(reanalysis)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术语,本文采用Langacker(1977)的定义为: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。比如一个可分析为(A, B), C的结构,经过重新分析后,变成了A, (B, C)。

三、“什么A、B……”的语法化轨迹

3.1 “什么A、B……”的语料考察

“什么A、B……”在明清白话小说里已经出现了列举用法,如^②:

(10) 老魔道:“我这里也没什么金银、珠翠、玛瑙、珊瑚、琉璃、琥珀、玳瑁珍奇之宝相送,我兄弟三个,抬一乘香藤轿儿,把你师父送过此山。”

(《西游记》76回)

(11) 金莲道:“巴巴的关着门儿写礼帖?什么机密谣言,什么三只腿的金刚、两个鲸角的象,怕人瞧见?”(《金瓶梅》35回)

(12) 至于什么段铺、布铺、绸铺、当铺,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,即使有了本钱,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,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。

(《醒世姻缘传》33回)

(13) 鸡蛋、豆腐,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,敢自倒换口味。

(《红楼梦》61回)

(14) 小侄自己一个钱的薪水不支,以及天天到局里办公事,什么马车钱,包车夫,还有吃的香烟、茶叶,都是小侄自己贴的。(《官场现形记》33回)

例(10)“什么”置于“金银、珠翠、玛瑙、珊瑚、琉璃、琥珀、玳瑁”等之前,表示如这些“金银、珠翠、玛瑙……”之类的“珍奇珠宝”;例(11)用“什么A,什么B、C”这样的连用形式,表示诸如此类“怕人瞧见”的事情。其余各例也都表示还有其它跟“什么”后面各项类似的、更多的事物。这跟现代汉语里的列举用法没什么不同,是成熟的列举表达形式了。

因此为了追溯这一用法的来源,本文将研究语料的范围确定在明初,考察了从明初到清末12部白话小说中“什么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的使用情况,以期确认这一用法出现的具体时间。这12部白话小说分别是^③: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(嘉靖壬午本)、《西游记》、

^① 原文为: This is a highly ambiguous structure which through morphosyntactic complexity gives several options for interpretation, among them the newly grammaticalizing meaning. 此处汉语为笔者所译。

^② 明清白话小说里“什么”有时写作“甚么”,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写作“什么”。

^③ 本次考察的12部白话小说版本见参考文献后“语料版本”的说明。

《警世通言》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《喻世明言》、《金瓶梅》(崇祯本)、《金瓶梅词话》(万历本)、《醒世姻缘传》、《红楼梦》(80回)和《官场现形记》。具体考察结果如下表1:

表1 明初~清末白话小说表列举“什么A、B……”的使用情况^①

作品名	水浒传	三国志	西游记	三言二拍	金瓶梅	醒世姻缘传	红楼梦	官场现形记
列举用例数	0	0	16	12	6	44	25	87

由表1可知,表列举的“什么A、B……”最早出现于明代中叶(《西游记》),发展于清代(《醒世姻缘传》、《红楼梦》),到晚清的《官场现形记》中出现了87例“什么A、B……”表列举的用法,这在60多万字的文本中不可谓不多。由上文对具体例句的考察加上这些数据,可以认为至晚清时期“什么A、B……”已经是一种成熟的、较为常用的列举表达形式了。

3.2 “什么A、B……”的语法化轨迹

如表1所示,《水浒传》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里还看不到“什么”的列举用法,《西游记》、《三言二拍》和《金瓶梅》里开始出现,是其萌芽期,因此下面以这三部白话小说为主,考察“什么A、B……”表列举用法究竟如何产生。

3.2.1 表反诘的“什么X不X”的外部扩展

这一时期的语料里,有不少表反诘的“什么X不X”句子。如:

(15) 小龙道:“我不曾问你是那里来的泼魔?你嚷道:‘管什么那里不那里,只还我马来!’何曾说出半个唐字!”(《西游记》15回)

(16) 行者道:“管他什么转风不转风,且走路。”(《西游记》40回)

(17) 又一个道:“争名争利,顾得什么朋友不朋友,薄情不薄情?”(《警世通言》15卷)

(18) 任道元抬头起来看见,惊得目眩心花,魄不附体,那里还顾什么醺坛不醺坛,斋戒不斋戒?(《初刻拍案惊奇》17回)

例(15)、(16)都是用“什么”表示反诘,其形式是“什么X不X”,表示否定。例(15)表示“不用管(我是来自)哪里”;例(16)意思是“不要管风向转没转”。而如果这种“什么X不X”后面再出现一个“Y不Y”,就成为例(17)、(18)这样的句子,这两个句子是可

^①《警世通言》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《喻世明言》中列举用例不多,合为《三言二拍》进行统计。另外《金瓶梅》两个版本在列举用例上没什么差别,故也不做区分,表中用例数为万历版。

以理解为列举义的，如例（17）表示“为了争名争利，是顾不得朋友呀薄情之类的事情的”；例（18）也是表示“（任道元）因为（被女子美貌）所惊，顾不得醺坛、斋戒这些事了”。这是由于“什么X不X”后续又添加了另一个“Y不Y”成分，从而使得这种句子有可能被解读为跟“X不X”、“Y不Y”相类似的一些情况，这就是列举用法了。

例（17）、（18）这类列举义的发展可以称为“外部扩展”，即由“什么X不X”在外部发生扩展，也就是在整个结构后继出现“Y不Y”，由此导致原来的反诘句发生另一种解读。这种外部扩展的演变方式可以简单概括如下：

形式： 什么X不X → 什么X不X + Y不Y

（扩展）

意义： 反诘句 → 可以解读为“列举”

3.2.2 表反诘的“什么X不X”的内部分离

如果不是在“什么X不X”外部发生扩展，而是在“什么X不X”的内部发生分离，也可能出现可以两解的例子。如：

（19）既死之后，如飞蓬断梗，还有什么亲识故旧来党护他的？

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39）

（20）西门庆道：“贼贱淫妇，既嫁汉子，去罢了，又来缠我怎的！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得闲去，你对他说，什么下茶下礼，拣个好日子，抬了那淫妇来罢。”

（《金瓶梅》19回）

（21）那里有什么楚王孙、老苍头，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。（《警世通言》2卷）

（22）李勉叹口气道：“汝那知就里？若非路管家，我与汝死无葬身之地矣！今幸得脱虎口，已谢天不尽了，顾得什么行李、辛苦？”（《醒世恒言》30卷）

（23）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想有些耳闭？他说教我们留马匹、行李，你倒问他要什么衣服、盘缠？”（《西游记》14回）

（24）我老孙也捉得怪，降得魔。伏虎擒龙，踢天弄井，都晓得些儿。倘若府上有什么丢砖打瓦，锅叫门开，老孙便能安镇。（《西游记》20回）

例（19）-（24）这些句子都可以看做是，“什么”后面的“X不X”中的“X”被替换为“A”；“不X”被替换为“B”。因为“什么X不X”后的“肯定+否定”也就是两个项，只不过是特别的两个对立项而已。将“X”替换为“A”、“不X”替换为“B”后，就是例（19）-（24）的句子。

前两例（19）和（20）从意义上来说还是可以两解的，“什么”后面的成分如果理解为一个词，即是一般的反诘用法，“没有亲识故旧”、“用不着下茶下礼”。但是如果理解为分开的两种事物，如“亲识”和“故旧”、“下茶”和“下礼”，那么就可以理解为“没有诸如亲识、故旧之类的人”、“用不着下茶、下礼之类的程序”，这样就是列举用法了。不过，还是应该承认这些例句里的替换项A、B之间还有很强的意义关联。比如“亲识”和“故旧”可以算是对

举，而且从意思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“朋友”。“下茶”和“下礼”是旧时婚嫁聘娶的一系列程序之一，也是相互关联的。所以它们看做一个整体或是两项都是可能的，这也是使得其能两解的原因之一。

后面几例 (21) - (24)，由于替换项 A 和 B 之间有了逗号，而且从意思上来说，A 和 B 的关联性也逐渐减弱，比如例 (21) 的“楚王孙、老苍头”、例 (22) 的“行李、辛苦”、例 (23) 的“衣服、盘缠”等，都相对独立，相互之间必然的联系性也弱得多。因此，这时理解成一个个的列举项更加顺利，所以可以说，在这样的情形下“什么”已经可以看作列举用法了。

再进一步如果“什么”后面的“A、B”部分出现的项目增加，成为“什么 A、B、C、D……”这样的形式，那么“什么”就会更自然地被理解为列举用法，如：

(25) 我有天罡数的变化，九齿的钉钯，怕什么法师、和尚、道士？

(《西游记》18回)

(26) 老猪当年总督天河，掌管了八万水兵大众，倒学得些水性，却只怕那水里有什
么眷族老小，七窝八代的都来，我就弄他不过，一时不被他捞去耶？ (《西游记》
22回)

(27) 不瞞老爷说，我这山间实是寒薄，没什么香蕈、蘑菇、川椒、大料，只是几品野
菜奉献老爷，权表寸心。 (《西游记》86回)

例 (25) 还是处在反诘语境里，“怕什么法师、和尚、道士？”就是“不怕法师、和尚、道士”之类的人。而例 (26)、(27) 则完全脱离了反诘语境，例 (26) 是担心水里有“眷族老小，七窝八代”等更多妖怪；例 (27) 是说山中简陋，没有“香蕈、蘑菇、川椒、大料”之类丰富食材，都是在一般句子里的列举用法。这意味着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已经可以独立，语法化完成。

脱离反诘语境，是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独立的标志，也是其语法化完成的标志。从依赖反诘语境产生出列举用法，到脱离反诘语境独立表达列举，这一过程在语料上也有清晰的反映。下表 2 是明中叶至清末“什么 A、B……”与反诘语境的关系数据。

表 2 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与反诘语境的关联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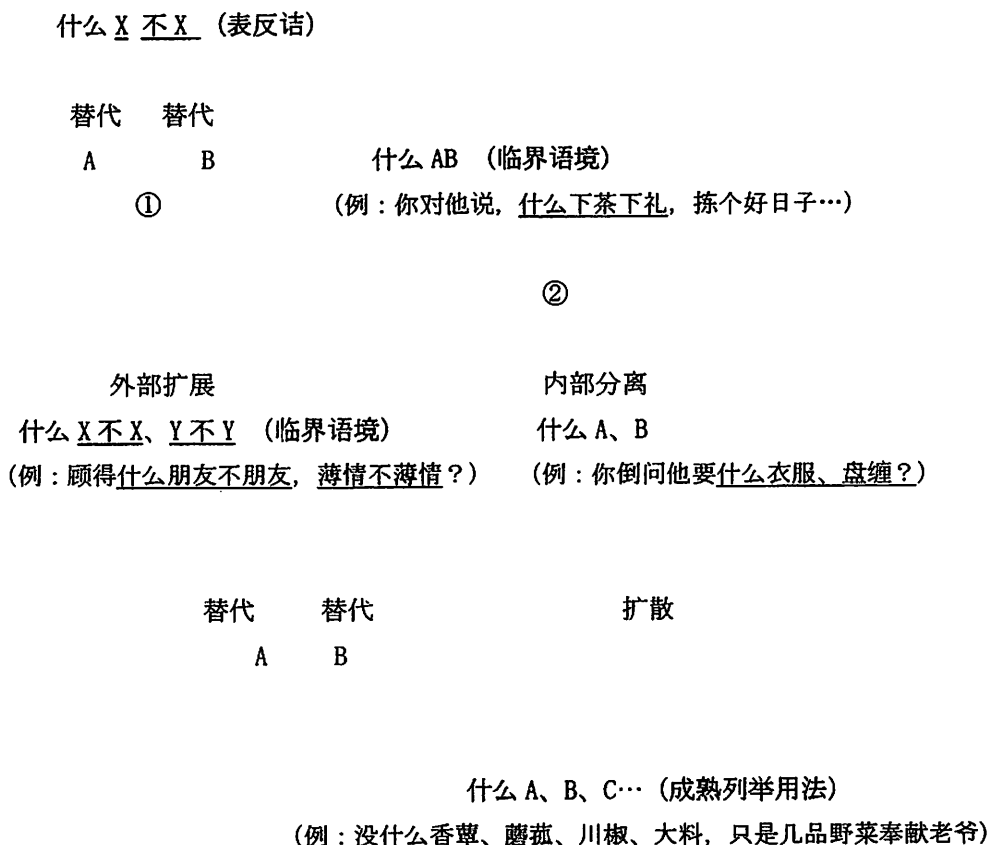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名	水浒传	三国志	西游记	三言二拍	金瓶梅	醒世姻缘传	红楼梦	官场现形记
列举用例数	0	0	16	12	6	44	25	87
居于反诘语境			26.5%			1.3%		

如表 2 所示，在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的发生期（明代中叶～明末），列举用例居于反

诘语境的比例为 26.5%，而到后期（明末清初～清末）下降到 1.3%。这很好地显示了“什么 A、B……”逐渐脱离反诘语境而独立表列举的过程。

综上所述，表列举“什么 A、B……”的语法化轨迹可以简单归纳为下图 1：

图 1 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的语法化轨迹



如图 1 所示，“什么 A、B……”的列举用法起源于反诘句式“什么 X 不 X”。其语法化路径有两条：①“什么 X 不 X”中的肯定项“X”和否定项“不 X”由不同的其它项目 A 和 B 替代，成为“什么 AB”形式，由此出现了可以两解的临界语境，“什么”得以重新分析，解读为表列举。A、B 两项在形式上用标点分开，意思上联系弱化，就会进一步加强其对列举义的解读。而如果有更多的列举项出现在“什么”的 A、B 之后，列举义的表达就更加成熟，并最终完全摆脱了反诘语境而独立。这标志着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列举用法的语法化完成。②表反诘的“什么 X 不 X”后如果另外出现一个“Y 不 Y”项目，也可能导致重新分析，将其解读为列举。但是目前的语料显示由此路径发展而来的“什么”表列举用法例子不多。

最后，由于“什么 A、B……”来源于反诘用法，而“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”（吕叔湘 1982：291），因此有时候这种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在表列举时，会附加上负面的感情色彩，

比如上文提到的例(8)和例(9)就是如此。这应该就是反诘语气表否定在这一格式里的遗留。

四、小结

本文主要考察了现代汉语“什么 A、B……”表列举用法的来源。通过对从明初至清末 12 部白话小说语料的考察,文章指出“什么 A、B……”表列举最早见于明代中叶,明末清初是其发展期,至清末已经成熟。这一列举用法来自“什么”的语法化,表反诘的“什么 X 不 X”是语法化发生的源头。其语法化路径有两条:一条是外部扩展,即在“什么 X 不 X”之后出现“Y 不 Y”等,由此发展出“什么 X 不 X、Y 不 Y”形式,从而发生两解,出现列举义解读。另一条是内部分离,即“什么 X 不 X”中“肯定+否定”的两项由不同的 A、B 替换,形成“什么 AB”形式,由此出现两解的临界语境,产生列举义的解读。继而 AB 发生分化,形式上更松散(比如出现“,”等标点),意义上的关联性减弱,列举义就愈加明显。进而在“什么 AB”之后出现更多的列举项,就使得该形式的列举义更加稳定,从而最终摆脱反诘语境,成为独立的列举用法。这两条语法化路径可简单归纳为图 1。

至此现代汉语疑问代词“什么”用在列举项之前,以“什么 A、B……”形式表列举的来源已经清晰,但是为何“什么”的列举用法会与反诘用法相关?这究竟是偶然还是有深层的必然联系目前尚不知晓,期待后续研究的探讨和解释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- 郭继懋 1997.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,《中国语文》第 2 期:111-121 页。
- 龙国富 2013. “越来越……”构式的语法化——从语法化的视角看语法构式的显现,《中国语文》第 1 期:25-34 页。
- 卢惠惠 2012. 列举义句式“什么 X”与“X 什么的”来源考察,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第 9 辑:251-260 页。
- 陆俭明 2007. 《(构式: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)序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鹿钦侯 2005. 疑问代词“什么”非疑问用法的历时考察,延边大学硕士论文。
- 吕叔湘 1982. 《中国文法要略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吕叔湘 1994. 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(《吕叔湘文集第 3 卷》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吕叔湘主编 1999.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·增订本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彭睿 2011. 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——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,吴福祥、张谊生主编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(五)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彭睿 2016. 语法化·历时构式语法·构式化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 2 期:14-29 页。
- 邵敬敏、赵秀凤 1989. “什么”非疑问用法研究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 1 期:26-40 页。
- 沈家煊 1994. “语法化”研究综观,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第 4 期:17-24 页。
- 太田辰夫 2003. 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(蒋绍愚、徐昌华译)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吴福祥 1996. 《敦煌变文语法研究》,长沙:岳麓书社。

- 2004. 《〈朱子语类辑略〉语法研究》，开封：河南大学出版社。
- 肖任飞、张芳 2010 “什么”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，《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Vol. 16 No. 1 : 132-136 页。
- 赵葵欣 2020. 疑問詞を用いる列举表現について—現代中国語の「什么 shénme」を中心に、『語学教育研究論叢』37 号掲載予定。
- 张谊生 2001. 现代汉语列举助词探微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 6 期：35-44 页。
- 2002 《助词与相关格式》，合肥：安徽出版社。
- Bybee, Joan,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.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— Tense, aspect,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*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Croft, W. 2001. *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: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*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Diewald, G. 2002.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, Wischer, I. & G. Diewald. *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*. pp.103-120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.
- Filmore, Charles J. 1977. The case for case reopened, In P. Cole, eds. *Syntax and Semantics 8: Grammatical Relations*. Academic Press.
- Hopper, Paul J. 1991.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, Traugott Elizabeth C. and Brend Heine *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* Vol. II : 17-35, Amsterdam: Benjamins.
- Langacker, Ronald W. 1977. Syntactic Reanalysis. In C. N. Li (Ed.), *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*. pp. 57-139. Austin: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.

语料版本

- 《水浒传》（容与堂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。
- 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嘉靖壬午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。
- 《西游记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7 年。
- 《警世通言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。
- 《初刻拍案惊奇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。
- 《醒世恒言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。
- 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。
- 《喻世明言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。
- 《金瓶梅》（崇祯本）朱氏语料库（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）
- 《金瓶梅词话》（万历本）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5 年第 1 版。
- 《醒世姻缘传》朱氏语料库（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）
- 《红楼梦》（80 回）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 年。
- 《官场现形记》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6 年。